

46

《北京地区曲艺资料汇编》

第一辑



中国曲艺音乐集成·北京卷编辑部

15616

《北京地区曲艺资料汇编》

第 一 辑



中国曲艺音乐集成·北京卷编辑部

15616

前 言

《北京地区曲艺资料汇编》，是《中国曲艺音乐集成·北京卷》编辑部的内部不定期刊物，旨在广泛征集、积累北京地区的曲艺音乐方面的材料，包括曲种与人物介绍，唱词及有关史、论方面的资料选载等。

明清以来，曲艺艺术在北京地区曾有过一段相当繁盛的时期，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许多资料散佚各处，尽管解放以后做过一些搜集整理的工作，十年动乱，几乎荡然无存。资料虽不等于科学，但要研究科学，运用抽象思维搞理论，就要占有资料。现在，曲艺音乐集成的编撰工作已纳入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为加强这部集成的科学性、权威性，需要我们广泛征集北京地区的曲艺音乐方面的材料，一方面做从事研究的根据，同时也为进一步推动北京地区曲艺事业的发展，积累一批可供研究和借鉴的资料。

由于历史的原因，今天的曲艺音乐方面的材料事实上多为口碑资料，文字资料流传下来的极少，因此我们搜集到的资料还有去芜取精、去伪存真的任务。《北京地区曲艺资料汇编》一方面刊登收集到的北京地区曲艺音乐方面的材料，另一方面还将设一块园地，对一些材料的准确性进行研究。为此，希望关心北京曲艺艺术的同志踊跃投稿，也希望读者对所发表的稿件进行评议，从而进一步提高我们编撰曲艺音乐集成的质量。

本汇编征集文章的范围包括：作品（包括抄本）、作家、演员、乐师简介、曲艺史料、曲艺音乐研究文章、回忆录、轶闻传说等。

本期为试刊，对所设内容栏目，望读者多提意见。同时，也愿与兄弟省、市、自治区的曲艺音乐集成编辑部加强交流，互通情报，以利工作的开展。

一九八七年五月

目 录

曲 目 选 登

关于拆唱八角鼓.....	王素懿 (1)
拆唱八角鼓曲目选.....	顾荣甫、尹福来演唱 徐淦生整理 (2)
射 雁.....	(2)
小 上 坟.....	(7)
劈 牌.....	(12)
打 枣.....	(20)
胡迪骂阎.....	(27)
怯算命.....	(35)
蒙古人搬家.....	(41)
双簧曲目选.....	顾荣甫 尹福来演唱 徐淦生整理 (47)
之 一.....	(47)
之 二.....	(49)
之 三.....	(50)
之 四.....	(51)

曲 种 简 介

单 弦.....	(53)
联珠快书.....	(53)
京韵大鼓.....	(54)
滑稽大鼓.....	(60)
梅花大鼓.....	(60)
北京琴书.....	(61)
单琴大鼓.....	(62)
奉 调.....	(62)
北京时调小曲.....	(63)
马头调.....	(64)
子弟书.....	(65)
个不调.....	(65)

莲花落	(66)
太平歌词	(67)
西河大鼓	(67)
河南坠子	(68)
铁片大鼓	(68)
京东大鼓	(69)
山东琴书	(70)
二人转	(70)

曲艺演员、鼓师简介

金德贵	(73)
胡金堂(胡十)	(73)
霍明亮	(73)
刘宝全	(74)
白云鹏	(75)
张小轩	(76)
崔子明	(76)
文玉福	(76)
金万昌	(77)
王文瑞	(77)
曹宝禄	(78)
谭凤元	(79)
韩德福	(80)
关学曾	(81)
姚俊英	(82)
马玉萍	(83)

曲 艺 史 料

北京京韵大鼓演员演唱的曲目	(85)
二十年代反映现实生活的一段鼓词作品	(90)
霜叶红于二月花——记单弦大王荣剑尘	(93)
(附:《我游春》)	(97)
谈刘宝全三绝	(99)
封面设计	贾世君

关于拆唱八角鼓

(编者按:有关拆唱八角鼓的史料,目前搜集到的较少,这里选刊王素稔同志一段专门论述拆唱八角鼓的文章,供大家研究时参考。文章选自《曲艺艺术论丛》第二辑,《八角鼓与单弦》的第三节)

.....

三、拆唱:拆唱可能是由乾隆年间的岔曲带戏沿袭、发展而来,过去俗称“八角鼓带小戏”,艺人称为“拆唱八角鼓”。

乾隆初年的岔曲带戏,由于是歌童演唱,多以正旦、小旦为主要角色,到了旗籍子弟演唱的拆唱八角鼓则情趣大异,改以丑角为主要角色了。嘉庆三年(一七九八年)刊行的戴全德《浔阳诗稿》有一首“花柳调”小曲描述八角鼓的演唱情况说:“八角鼓,武艺高,伙计三人嗓子好。做正的打鼓弹弦子,丑脚是站着。家伙响动开唱:曲词新鲜,嗓子脆娇;丑脚斗亘(按即“逗哏”)堪笑,脖子打肿了。”另外,清人小说《风月梦》第十三回的描述更为具体:“三个人上来”将桌子摆在中间,有一个拿着一担大弦子坐在中间;那一人拿着一面八角鼓站在左首;那一个抄着手站在右边。那坐着的念了几句开场白,说了几句吉祥话,弹起大弦子,左边那人敲动八角鼓。那坐着的唱着京腔,夹着许多笑话。那右首的人说闲话打岔,被坐着的人在颈项里打了多少掌,引得众人呵呵大笑,这叫作斗亘儿(即“逗哏”)。”这里所说站在右首的那人就是主要的丑角,担任逗哏的角色。

拆唱八角鼓有正、丑两种角色,根据故事内容人物的多少,由三至五人分包赶角,一般以三人演唱的节目为多,弹弦的也兼唱一、两个角色。演唱时,仅由丑角一人化妆。民国以后,专业艺人大约为了一场节目报酬(包银)的限制,都改由两个人演唱,即一人担任丑角,一人弹弦兼唱其他角色。

拆唱八角鼓由于是以丑角为主,因而就在唱词中间穿插了很多插科打诨的说白成分。这些插科打诨大半与故事内容无干,只是抓哏凑趣的噱头,游离于剧情之外,徒供听众取笑而已,所以,戴全德说:“再复说,俗气了。”这种评价是确当的。

据艺人传说,演唱八角鼓须具有“说、学、逗、唱;吹、打、拉、弹”八项技艺。近代相声艺人所谓“说学逗唱”的术语就是沿袭八角鼓而来。据传在清咸丰同治年间演唱八角鼓的著名丑角张三禄曾因屡与同行不睦无法搭档,而改业说相声。可见八角鼓与相声当有一段历史因缘关系,因非本文主旨,这里不必去考察了。

拆唱八角鼓从乾隆末年兴起到清末随缘乐演唱单弦极享盛名以前,约近一百年的时间里,一直是八角鼓艺术里的一种主要演唱形式,影响很广,据传凡是清代漕运所经的码头市镇都有清旗籍子弟演唱。清人小说《风月梦》里描写的就是道光年间在扬州演唱的情景,书中记述:“一班杂耍:八角鼓、隔壁象声、冰盘珠棒、大小戏法、扇子戏。”可见多有北方流传过去的曲艺、杂技。民国以后,拆唱八角鼓曾有郭荣山、韩永先、杜贞福、果万林、顾荣甫、尹福米等数档,也有单弦、联珠快书艺人兼演者,影响都不很大,兼以长期没有什么改革和新的曲目,遂在解放以后渐渐衰落。流传下来的曲目,有《汾河湾》、《小上坟》、《双锁山》、《赵匡胤打枣》、《打皂分家》、《胡迪骂阎》、《瞎子算命》、《拉骆驼》等,失传甚多。

.....

拆唱八角鼓曲目选

顾荣甫、尹福来演唱 徐淦生整理

(编者按：以下所刊拆唱八角鼓曲目，为徐淦生同志一九七七年前后根据老艺人顾荣甫、尹福来演唱记录整理的，蔡源莉同志记谱，但因曲谱排版困难，本期无法同时刊载。)

射 雁

(又名：汾河湾)

乙：咱们这场是拆唱八角鼓。

甲：咱们今天演哪段儿？

乙：咱们今天唱薛仁贵回家，汾河湾射雁。

甲：有几个儿角？

乙：有五个儿角。

甲：我上后台，再找三人。

乙：甭找帮忙的，咱们俩人分包赶角儿。

甲：这五个角儿都是谁呀？

乙：薛仁贵、薛丁山、柳迎春、薛老头、薛老婆儿。

甲：谁先唱？

乙：我先唱。

甲：我还得歇着。

乙：〈唱“曲头”〉衣锦还乡，白露生凉。
残红满径，遍地染霜。

日月如梭两头儿忙。

甲：您先别唱了，我跟您打听打听，这“两头儿忙”是怎么回事？

乙：学徒的时候光学的是唱，老师没给讲过。

甲：唉！这真是师父不明，弟子拙。念书不讲，犹如种地不耨，“两头儿忙”都不懂，退票吧，退票吧。

乙：别介呀！您要知道，我跟您请教请教。

甲：可以。我教给你，什么叫“两头儿忙”。

乙：是。

甲：所谓“两头儿忙”者，乃“上吐下泻”是也。

乙：算了吧，那叫“两头儿冒”。其实我知道“两头儿忙”就是日月来往。

甲：呃。那还听您的吧。

乙：〈唱“数唱”〉薛仁贵回家，探望爹娘。

甲：哎！你叫我呢？

乙：谁叫你呢，还没到你哪！

〈接唱〉他来至在汾溪河旁，
用目观看。

见一幼儿，

天然的雄壮，

手拿着宝雕弓，

他把那硃红搭上。

箭射大雁，

坠落当央。

〈“吹腔”〉俺原先也曾射过雁，

不似幼儿这样强。

若投在我国定是良将，

若投在外围扰家邦。

那时节还得我把心机费。

我借此为由把他伤。

〈念白〉呸！那一幼儿！

甲：〈做入睡状，有鼾声。〉

乙：该你啦。

甲：该我的给我。

乙：你这儿要账哪！该你的角儿啦。

甲：那您再叫一声吧。

乙：〈念白〉呸！那一幼儿！

甲〈念白〉呸！那一左儿！

乙：什么叫左儿？

甲：什么叫右儿？

乙：十年以里为婴儿，十岁往外为幼儿。

甲：说了半天，我是谁呀？

乙：你去的是丁山啊！

甲：没那么大的力气，钉不动山。

乙：薛丁山。

甲：什么罪过啊，站在雪里还让钉山！

乙：咳！姓薛，叫薛丁山。

甲：呕，薛丁山。那么你去的是谁呀？

丙：我去的是薛仁贵呀。

甲：这不好，出了俩姓薛的，成了当家子啦！

乙：不但是当家子，咱们还是一家子呢！

甲：薛仁贵跟薛丁山是怎么回事儿？

乙：父子爷俩。

甲：您别跟我转文，说白话吧。

乙：我叫薛仁贵，你叫薛丁山，我是你的…

…

甲：什么呀？

乙：爸爸。

甲：呕——那么薛丁山是薛仁贵的什么呀？

乙：跟前的。

甲：儿子？

乙：啊！

甲：您听，多脆！我这两天脑子不好使，记不住事儿，您再给说一遍吧。

乙：我叫薛仁贵，你叫薛丁山，我是你的…

…

甲：什么？

乙：爸爸。

甲：呕——那么薛丁山是薛仁贵的什么呢？

乙：跟前的。

甲：儿子？

乙：啊！

甲：您听，比上回还脆！我这两天耳朵不好使，听不清楚，您再给说一遍得了

乙：这有什么听不清楚的，我叫薛仁贵，你叫薛丁山，我是你的……

甲：什么？

甲：呕——

乙：

甲：薛丁山是薛仁贵的……

乙：儿子！

甲：

甲：得！俩儿子碰面了。我还得问问您，薛老头是薛丁山的什么呀？

乙：爷爷。

甲：呕——薛老头叫什么名啊？

乙：薛康。

甲：薛康是薛丁山的什么呀？

乙：咧咧。

甲：我让你少喝点吧，舌头都短了。

乙：我刚要说那俩字，你那脖子伸出半尺长来。

甲：你说吧，这回我决不答应。

乙：好，是薛丁山的爷爷。

甲：〈作咽物状〉

乙：这回真没答应。

甲：我咽了！

乙：还有咽爷爷的？

甲：哎——

乙：这是怎么回事儿？

甲：打膈又翻上来了。

乙：嘿！

甲：我再问你，薛丁山是老头薛的什么人？
乙：孙子！
甲：哎——咳！
乙：我说你倒是唱不唱啦？
甲：唱唱唱，您接着来吧。
乙：〈念白〉呸！那一幼儿，
甲：（学老生念白）唤我作什么？
乙：你是谁呀？
甲：薛老头出来找孙子来了。嘿！你敢情在这儿哪！
乙：回去，换薛丁山，是娃娃生
甲：（改娃娃生念白）唤我作什么？唤我作什么？唤我作什么？
乙：你这儿过大雁呢？就一遍就行了。
甲：〈念白〉唤我作什么？
乙：〈念白〉我来问你，你这一张弓，搭上一支箭，能射天边几只雁下来？
甲：〈念白〉我这一只雁，搭上一支箭，能射天边一张弓下来。
乙：不对！全乱啦。
甲：〈念白〉我这一张弓，搭上一支箭，能射天边一只雁。量你能射几只？
乙：知己呀？还知彼呢！
甲：〈念白〉啊，知彼。
乙：什么知己知彼，几只。
甲：〈念白〉量你能射几只？
乙：〈念白〉我这一张弓，一支箭，能射两只雁下来。
甲：你也配！呸呸呸，着口啐！让你下趟天津卫，吃个大鸭梨，喝点自来水。
乙：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甲：让众位说说，箭射一条线哪！怎么射着一只，拐弯又射一只，您这是什么箭哪？
乙：你应该说：我却不信，射来我看。
甲：涩了管换。
乙：卖柿子哪！是“射来我看”。

甲：〈念白〉射来我看。
乙：〈念白〉我手中无有弓箭，怎样射得。
甲：那就甬射了。
乙：那就甬唱了。
甲：给您换一场得了。〈欲走〉
乙：回来，〈念白〉我问你手中何物？
甲：〈念白〉扇——子！
乙：咳！你应该说：左手是弓，右手是箭。
甲：〈念白〉左手是饼，右手是面。
乙：连吃带唱全有了。不对。
甲：〈念白〉左手是弓，右手是箭。
乙：〈念白〉借来我用。
甲：〈念白〉不借。
乙：你得借。
甲：借给你呀？姥姥，你当我真不知道这出戏呢？一个老头逗小孩，我一抬头把饭作坊露出来，你那味儿，我这眼儿！滋滋牙，蹬蹬腿儿，临死落个屈死鬼儿，你说后悔不后悔儿！欸欸欸欸欸！
乙：挺好的玩意儿，都让他给欸欸啦！你放心吧，死不了，还有老禅教哪。
甲：还有王三舅呢？
乙：还李六姨呢。还有王禅老祖搭救于你，云濛山、水帘洞，学艺三年，白虎关一箭还一箭，你还射我哪。
甲：呕——
乙：〈念白〉呸！幼儿站稳！
甲：你可手下留情。
乙：〈唱“南锣”〉薛仁贵，幼儿逗，撒雕翎，箭纯钢。
当时幼儿一命丧。
〈念白〉幼儿被我一箭射死，怎奈我忘了问他名姓。
甲：忘了问啦，我告诉你，我叫×××，住家××××，你要不服，咱们俩人外头。
乙：打架来啦！

甲：是啊，我跟你憋了不是一天啦！
乙：你别说话了，你死了。
甲：我死了，天鼓怎么没响呀？
乙：天鼓没响，雷倒是响了。
甲：呕，劈我呀。呜——
乙：怎么回事儿？
甲：我死了得出殃呀。
乙：地扒子还有殃呢？
甲：〈边说边打乙三下〉你没殃！你没殃！
你没殃！得，你快回家吧，你让殃打啦。
乙：〈念白〉正往前走，见路旁井台之上有一妇人汲水，好像我妻柳氏，待我下马相认。
〈唱“四板腔”〉薛仁贵下马深施一礼。
甲：呜——呜——呜——
乙：你这殃怎么还没出完？
甲：我这是拉拉秧。
乙：〈接唱〉问大嫂尊姓高名家住何方？
……家住何方？
……家住何方？
甲：〈念白〉我这一张弓，搭上一支箭，能射天边一只雁。
乙：你怎么还是这句呀？
甲：这不是我的词儿吗？
乙：你换了角啦。
甲：换了谁啦？
乙：柳迎春。
甲：柳迎春是刚才那个薛丁山的什么人哪？
乙：是薛丁山的老娘。
甲：〈大笑〉不管怎么样，我先熬上一辈去。
乙：那倒是。
甲：那你换谁了？
乙：我还是薛仁贵。
甲：和着你没换角，刚才我给你当儿子，这会儿又成了你媳妇了。

乙：分包赶角么。
甲：那我得捯飧捯飧（穿一件大花袄，脸抹大白，戴上黑胡子。）您瞧，挺好的——出戏。
乙：什么戏呀？
甲：战宛城的曹操。
乙：咳！你不能戴胡子。
甲：那好办。〈把胡子翻上去，挽髻、变为头发。〉
乙：这不是曹操了。
甲：张绣的婶儿邹氏。
乙：俩老姘头。
甲：您给代一句吧。
乙：〈接唱〉问大嫂尊姓高名家住何方？
甲：〈接唱〉柳迎春见问飘飘拜。〈做礼拜状〉
乙：这是干什么呢？
甲：我是你伯伯。（读bāi）
乙：我是你伯伯。
甲：〈接唱〉尊长官拉骏马细听端详。
家住绛州龙门县。
汾溪河旁大王庄，
爹爹姓柳人称员外。
母亲行善拜佛烧香，
只生奴家迎春女，
许配了薛仁贵做他的妻房。
丈夫投军去了一十八载，
在家中撒下了二老爹娘。
乙：〈接唱〉薛仁贵闻听二老还在，
不枉我千里迢迢回到家乡。
休当我是哪一个，
我本是你的儿夫转还乡。
甲：〈接唱〉柳迎春一见丈夫回转，
手打问讯答谢上苍。
柳迎春担起汲水担。
乙：〈接唱〉薛仁贵回手拉过丝缰。

*捯飧：北京方言，打扮的意思。

甲：〈接唱〉汲水妇人前边引路，
乙：〈接唱〉后跟着耍表班师的东晋王。
甲：〈接唱〉行行正走抬头看。
乙：〈接唱〉看见了茅屋矮矮有两间草房。
甲：〈接唱〉柳迎春放下汲水桶，
乙：〈接唱〉薛仁贵将战马拴在树旁。
甲：〈接唱〉柳迎春进草房禀报二老，
乙：〈接唱〉薛仁贵到屋前参拜爹娘。
得，到家啦。
甲：到家又怎么样？
乙：又该换角儿了。
甲：换角儿都有谁？
乙：薛老婆，老头薛康。
甲：我的薛老头，
乙：不，你的薛老婆。
甲：呕，合着这团脐都归一边啦！
乙：分包赶角嘛。
甲：咱算算细帐吧，在汾河湾我是你儿子，半道上又成了你的媳妇了，回到家里我还是你媳妇，合着三辈都没逃出你的手去。
乙：熬着吧。
甲：熬着吧，多怎熬到你们祖奶奶尖儿就算到头喽。
乙：你净是闲话。接着唱。
甲：赶薛老婆还得换换头面。〈摘黑胡子换白胡子代头发。〉
甲、乙：〈合唱“倒推船”〉你去投军十八载。
堂前哭坏二老……二老……二老娘——
甲：您听，我们俩人都没爸爸。
甲、乙：〈接唱〉倚门将儿望。
乙：〈念白〉啊，妈妈。
甲：〈念白〉啊，儿子。
乙：你怎么跟我开玩笑啊。
甲：你叫我妈妈，我不叫你儿子。
乙：你得称呼称呼我。

甲：老汉子。
乙：太老了，嫩着点。
甲：老女婿子。
乙：太嫩了，得不老不嫩，着着笨笨的称呼我一句。
甲：我的老头子。
乙：〈念白〉我且问你，咱那孙孙射雁可曾回来？
甲：〈念白〉妾身不知，须问媳妇。
乙：〈念白〉媳妇哪里？
甲：〈念白〉媳妇哪里？
乙：你就别问了，你得赶媳妇。
甲：我还得换换头面。〈换黑发〉〈念白〉儿媳侍候公婆。
乙：〈念白〉我那孙孙射雁可曾回来。
甲：〈念白〉未曾回来，大家寻找。
乙：〈念白〉孩儿请问二老，但不知你问的是哪一个？
甲〈唱“罗江怨”〉自从你走后，
产生下儿郎。
名叫丁山，
娇生惯养，
射雁未曾将哎呀，将哎呀，将家上。
乙：〈念白〉咱这大王庄有几家孩儿射雁？
甲：只此一家，别无分号，如有假冒字号，他是男盗……
乙：什么？
甲：妙峰山南道的沙果梨好吃不好吃。
乙：〈念白〉如此说来大事不好了。
甲：〈念白〉何事惊慌？
乙：〈念白〉孩儿回来，行在汾溪河旁，见一幼儿，箭法出众，也是我起下不良之意，将他弓箭诓在我手，我搭弓一箭，
将他射死！
甲：〈念白〉此话当真？
乙：〈念白〉当真！
甲：〈念白〉果然？

乙〈念白〉果然！

甲：薛仁贵呀！你好王八旦啦！

乙：你怎么叫应了骂我呀？

甲：汾河湾你把我射死了，怎么又跑我们家来了。

乙：〈唱“河北梆子”〉薛仁贵射死亲生子，

甲：〈接唱〉在堂上哭坏了二老倭瓜。

乙：咳！爹娘！

甲：哎——呀！

〈接唱〉柳迎春只哭得如酒醉，
娘养的，哩哩啦啦，哩哩啦啦。

乙：怎么还哩哩啦啦的？

甲：我这梆子就是哩哩啦啦的。

〈接唱〉娇儿啊！不得久长——

〈把眼泪鼻涕甩在乙的脸上。〉

乙：咳！

小 上 坟

（又名：柳陆景）

乙：这回咱们表演一段《小上坟》，又叫《柳陆景回家》。

甲：我先把剧情介绍介绍，您也得听，我们
也得唱，他去的是萧素珍，我去的是柳陆
景，我们是两口子，都是山东即墨县的
人，有一年我进京赶考去了。得中了可
是没回家，她在家中放心不下，那年头
又没有火车轮船，邮政局，电报局，就打
发“凉水和面……”

乙：什么？

甲：舅舅。

乙：娘舅。

甲：到京里见了我，我给了五十两银子，一
封家书，一匹马。舅舅见财起下不良之
心。回到家里就说我死了，立逼着她改
嫁，她是守节不嫁。正赶上清明佳节上
坟插柳，在坟地正哭我呢，没想到我奉
旨还乡祭祖，夫妻相逢。

乙：又叫《喜荣归》

甲：咱们打哪儿唱？

乙：在坟地里，还乡祭祖，夫妻相逢。

甲：我上后台捌飧捌飧，待会儿咱们坟圈
里，不见不散。〈下〉

乙：这是什么约会？坟圈子地里见面。

〈唱“曲头”〉万物发生，李白桃红。

清明寒食，柳绿花丛。

燕子枝头，卖俏逞能。

〈“数唱”〉萧素珍闷坐房中，

好不伤情。

思想起儿夫，

名唤陆景。

他上那东京去赶考，

十二年未见回程。

我曾命娘舅公去打探，

说儿夫命丧东京。

今天是清明寒食，

我不免祭扫坟茔。

脱去常衣，

忙把那素服穿定。

手托钱纸，

出柴扉行走如风。

来到坟前

跪倒流平。

点着纸钱，

大放悲声。〈此句入“靠山调”〉

萧素珍只哭得如同酒醉。

甲：〈红袍、圆翅乌纱、玉带朝靴，丑扮〉
“噍！打吃——”“噍！打吃——”“呋！
打吃——”
乙：什么打吃，打吃的？
甲：〈念白〉打吃，打吃尔不明白，老爷这是轰你妈呢？
乙：轰你妈呢？
甲：〈念白〉老爷这是轰马呢？
乙：轰马是“打吃”，“打吃”，要是轰牛呢？
甲：“打打咧咧”，“打打咧咧”。
乙：轰驴呢？
甲：“打哦喝”！
乙：轰狗呢？
甲：〈对乙〉出去！
乙：你才是狗呢。
甲：〈念白〉他听出来了！
乙：那我还听不出来。你手里拿着这是什么呀？
甲：（左手提袍子的一角）〈念白〉这是你妈的耳朵。
乙：你妈的耳朵。
甲：〈念白〉马的耳朵。
乙：怎么就是一个呀？
甲：〈念白〉老爷好吃酒，路途之上没有酒菜，老爷把那一个拉下来当了酒菜了。
乙：馋骨头。剩这一个多寒碜。
甲：〈念白〉依你之见？
乙：把它裁下来得了。
甲：又裁人哪！
乙：我说的是马耳朵。
甲：〈唱“靠山调”〉又来了坏事的……
乙：什么坏事的，会试的。
甲：〈接唱〉又来了会坏事的……〈白〉你才会坏事呢！
乙：要会不要坏。
甲：〈接唱〉又来了会试的柳树精。
乙：柳树精是神仙，是半仙之体。

甲：跟我一样。
乙：你也是半仙之体
甲：我是半身不遂。
乙：我是全身麻木。
甲：得，两废物。
乙：是柳陆景。
甲：〈接唱〉陆景就陆景。
我鞭鞭打妈……
乙：逆子！是鞭鞭打马。
甲：〈接唱〉鞭鞭打俩……
乙：打马！
甲：打俩！
乙：打马！
甲：打俩！打俩！打俩！
乙：怎么是俩呢？
甲：〈念白〉连人带马，岂不是俩？
乙：人跟牲口得分开！
甲：〈指唱〉鞭鞭打马朝后退。
乙：怎么朝后退？得朝前走。
甲：不朝前走。
乙：你得朝前走。
甲：我不朝前走么。
乙：你为什么不朝前走？
甲：我怕带着你受气。
乙：你才是带过来的呢！
甲：〈接唱〉……咱就朝前走，
两站并作一站行。
三里路过桃花店，
五里路过杏花营。
桃花店中出水酒，
乙：美酒。
甲：水酒！
乙：怎么是水酒？
甲：卖酒的不兑水，死后对不起鬼！
乙：都得罪了你啦！得唱出美酒。
甲：〈接唱〉……出美酒
杏花营中美人声。

路上有花也有酒，
花酒难留柳陆景。
正走中间我抬头看，
面前倒有一座坟墓。
坟前跪着一个小娘子，〈“子”按小辙发音〉

乙：小娘子？〈亦按小辙发音〉

甲：这是小字眼，一嫩上就发财，比如金钢钻，小香水……都是这样。

乙：咱们后台这些位，您都给嫩嫩吧。

甲：都有谁呀？

乙：×××

甲：玛瑙子。

乙：×××

甲：宝石子。

乙：×××

甲：翡翠子。

乙：我呢？

甲：咱们伙计礼道的，再说你跟他们也大不相同啦！

乙：那我是钻石子？

甲：王八子。

乙：去你的吧。

甲：〈接唱〉小娘子口吐绞音大放悲声，
本官这垦下了马。
〈念白〉左右！

乙：是。

甲：〈念白〉与老爷看马扎子，我要坐下了。

乙：是。

甲：〈假装坐下〉

乙：您瞧我们老爷，多大的造化，坐的多舒服。

甲：〈站起〉我还不如站着哪。下边得用苏白。得像京戏里的蒋干、汤勤、张文远。您听着，哟！那呀一呀女呀子

呀在呀此呀口呀吐呀悲呀声呀所呀为呀何呀情呀？

乙：你说的这都是什么呀？

甲：哟！那呀一呀女呀子呀在呀此呀口呀吐呀悲呀声呀所呀为呀何呀情呀？

乙：〈不理睬甲〉

甲：哟！那呀一呀女呀子呀在呀此呀口呀吐呀悲呀声呀所呀为呀何呀情呀？

乙：〈仍不理甲〉

甲：哟！那呀一呀女呀子呀在呀此呀口呀吐呀悲呀声呀所呀为呀何呀情呀？

乙：〈仍不理甲〉

甲：我说你是喜欢听叫唤的还是怎么着？

乙：你自个儿也回过味来了。还是说京白吧。

甲：〈念白〉那一女子，你在那厢一跪，腮儿像桥儿似的。眼儿哭的像桃儿似的。嘴儿一撇瓢儿似的，舌头一伸跟油勾儿似的，鼻涕流出来跟面条儿似的，吸喽一下又回去了。

乙：真脏！

甲：〈念白〉我看你面带委屈，可是有账啊？

乙：有状。

甲：〈念白〉有账就当当，当当顶当，当顶当，剩下钱好还账！

乙：什么！呈状之状。

甲：那你就状上来！

乙：〈唱“耍孩儿”〉头一状，诉分明。

告公婆，理不通。

立逼奴家改名姓。

甲：〈唱“北鼓”〉叫民妇，你实听，

告公婆，可不行。

挨打受气认你的命。

〈念白〉头一状告你公婆，以小犯上，我是不准，你可有二？

乙：有二。

* “哟”仍读秀，惊呼之意。

甲：有二我不怕。

乙：怎么

甲：主二在我手里呢？

乙：又甩上啦。有二一状。

甲：再状上来。

乙：老爷容禀。

甲：吃饼有半斤我就够了。

乙：饿啊！

〈唱“河北梆子”〉萧索珍跪至在流平地。

口尊声大老爷细听分明。

二一状不把别人告，

告的是奴儿夫柳陆景，

乙：〈学衙役喊威声〉哦——

甲：混帐！

乙：老爷。

甲：嘎杂子！

乙：老爷。

甲：无赖尤！

乙：老爷。

甲：谁是你爸爸？

乙：老爷。咳！

甲：〈念白〉老爷在这厢问案，你们在那里“哦”什么？

乙：女子告状，冲了老爷的官讳了。

甲：冲了老爷的杂碎，与你们的五脏什么相干？

乙：官讳，不是杂碎。

甲：老爷叫柳陆景，她告柳陆景，中国人口众多，重名重姓何足为奇，不必大惊小怪，那一女子不要害怕，他们都是我的奴才。

乙：我们可全没吃饭呢。

甲：恶奴！你不要害怕，继续诉来。

乙：〈接唱〉他上东京去赶考，
一十二载未回程。

我命娘舅去打探，

回来说奴儿夫命丧京城。

甲：〈大哭〉

乙：老爷您乐什么呢？

甲：你瞧过人乐吗？我这是哭呢。

乙：我说没乐好看。

甲：他说老爷我两六一个么。

乙：十三点，

甲：眼候啦！当当不赎……

乙：怎么讲？

甲：死了！咳，我也唱两句吧。

〈接唱〉俺陆景闻听心好恼，

骂声老娘舅纪大功。

你心毒好比蝎子尾，

又好似仙鹤项顶红。

瞒书昧信我不恼，

绝不该说我丧京城，

有朝一日坐察院，

我拿你老狗问典刑，

扭过头来转过面，

连把娘子叫几声。

〈白〉嘟嘟嘟嘟——

乙：怎么啦？

甲：酸梆子。

乙：犯了醋了。

甲：头一状告你公婆，老爷不准。二一状又告你丈夫，你可知道，夫者天字出头念个夫，天为一大天，人为一小天，天有日月，人有二目。天有四时，人有四肢，天有三百六十五天，人有三百六十五个骨头节，天有无数星斗，人有无数毛孔，我们信奉耶稣，耶稣是老大爷的儿子，我是耶稣的儿子，你给耶稣当孙子好不好？

乙：不好！

甲：耶稣就是上帝，他保佑我们，你没有钱花，耶稣保佑你有钱花。

乙：要是没有衣穿呢？

甲：耶稣保佑你有衣穿。

乙：要是没有饭吃？

甲：耶稣说了……

乙：有饭吃！

甲：一块儿饿着。

乙：呕，敢情不管饭哪，那你还接着唱吧。

甲：你可有三一状？

乙：头状不准，二状不准，有三一状我也不告了。

甲：〈念白〉当准则准，你继续状来。

乙：〈唱“真字钻”〉萧素珍，跪流平，

乙：〈念白〉他又跪下了。

乙：〈接唱〉叫老爷，在上听，

我连告两状不中用。

三一状不把别人告，

告我娘舅纪大功，

立逼奴家更名去改姓。

我的老爷呀——

甲：〈学叫街行乞者〉太太们呀！你有那吃不了的燕菜席，给我三桌五桌的吧，穿不了的绫罗绸缎给我三匹五匹的吧，花不了的现大洋给我三万五万的吧！哼！哼！哼！

乙：你这是作官的？

甲：摇砖的。

乙：〈接唱〉望求老爷怜百姓。

甲：下边有身段，京戏里叫满台飞，又叫飞！飞！飞！

乙：你也是飞飞飞？

甲：我是飞不动。（把红袍往肩上一综。边唱边跳）〈唱“柳枝腔”〉陆景闻听心好恼，

骂起娘舅纪大功。

我在东京怎待你，

在你身上有恩情。

与你纹银五十两，

大马一匹书一封。

乙：您瞧吧，就这样，少说也得三钟头。

甲：现在我就喘啦！

〈接唱〉瞒书昧书我不恼，

不该说我丧京城。

有朝一日坐察院，

拿你老狗问典刑。

扭过头来转过面，

连把娘子叫一声。

你当我是那一个，

我是你的夫……

乙：拉了个儿字。

甲：我是你的儿子。

乙：对了。

甲：不对！

〈接唱〉我是你的儿夫柳陆景。

乙：〈接唱〉你说的是我的儿夫到，

家乡住处要说清。

家住哪州并哪县？

什么村中有门庭？

爹爹姓甚娘什么氏？

弟兄排行在几名？

娶的妻子是谁家女？

你的妻子叫何名？

甲：〈接唱〉家住山东即墨县，

牡丹村中有门庭。

爹爹姓柳称员外，

母亲吃斋把善行。

上无三兄下无四弟，

只生我陆景人一名。

娶妻她是萧家女，

素珍就是你的名。

乙：〈接唱〉这件事情说得对，

还有一事要问清

咱在哪里饮的马？

咱在哪里钱的行？

甲：〈接唱〉八里庄上饮的马，

十里长亭钱的行。

乙：〈接唱〉这件事情说得对，
还有一事要问清，
临走赠你的三宗宝，
如今宝贝可现成。
现如今若有三宗宝，
你是我的儿夫转回程。
如今没有三宗宝，
朝郎駙马想认万不能。

甲：〈接唱〉陆景闻听心欢喜，
连把娘子夸几声。
我当你是蠢笨物，
以往之事记得清。
忙向腰中掏宝贝，
叫声我妻看分明。

乙：〈接唱〉素珍接过三件宝，
转身坐在地梳平。
拿过来菱花照一照，
八月十五月光明。
拿过绣鞋试一试，
千针万线奴做成。
拿过手帕系一系，
不长不短半幅绫。

宝贝倒是真宝贝，
陆景还是假陆景。

甲：〈接唱〉宝贝既是真宝贝，
陆景怎是假陆景？

乙：〈接唱〉想当初我在家你本是十七、八
岁美男子，
到如今满脸胡须与前大不同。

甲：〈接唱〉我的妻你实听想当初我在家你
在家你本是青春年少美娘子，
到如今满脸的皱纹这样的蠢容。

乙：〈接唱〉有皱纹无皱纹也碍不着你，

甲：〈接唱〉我有胡须无胡须也碍不着你腿
肚子筋疼，

乙：〈唱“曲尾”〉无奈素珍将夫认，
苦尽甜来，如作春梦。

拿住娘舅记大功报冤横，

甲：〈接唱〉夫荣，

乙：〈接唱〉妻贵，

甲、乙：〈合唱〉到老恩荣。

甲：〈边唱边蹲下〉啊——啊——啊——啊

——
〈白〉你要把我憋死？

劈

乙：咱们今天唱一回高君保下南唐，路过双
锁山，偶遇刘金定，劈牌招夫，杀四
门，紧接着探病。

甲：呕，高家保，卖南糖，路过花果山，到
了盘丝洞，杀四门，你嫂子害热病，病
好了就挣命，红中、白板加一碰，砍当
儿独一听！

乙：这都什么呀，乱七八糟的。咱们今天唱
一回高君保下南唐，路过双锁山，偶遇
刘金定，劈牌招夫，杀四门，紧接着探

牌

病。

甲：是啊，高家保，卖南糖，路过花果山，
到了盘丝洞，杀四门，你嫂子害热病，
病好了就挣命，红中，白板加一碰，砍
当儿独一听！

乙：你要说不上来，你是儿子。

甲：咱们今天唱一回高君保下南唐，路过双
锁山，偶遇刘金定，劈牌招夫，杀四
门，紧接着探病。

乙：你怎么说上来啦？